

類聚
名所

樂府羣玉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類聚名賢樂府羣玉

〔元〕無名氏選輯 隋樹森校訂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375 字數 120,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4,000

統一書號：10186·360 定價：（六）0.59元

前言

元朝人所編的元人散曲選本，流傳到現在的共有四種：楊朝英所選的《樂府新編陽春白雪》（簡稱《陽春白雪》）、《朝野新聲太平樂府》（簡稱《太平樂府》）、無名氏所選的《梨園按試樂府新聲》（簡稱《樂府新聲》，或簡稱《梨園樂府》）和無名氏所選的《類聚名賢樂府羣玉》（簡稱《樂府羣玉》）。

前三種散曲選本，我在五十年代校點並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第四種即《樂府羣玉》，因為當時找不到較好的本子，校點了而沒有出版。

《樂府羣玉》這部書，曲學研究者根據曹棟亭本《錄鬼簿》胡正臣條所說：「其子存善，能繼其志。」《小山樂府》，仁卿《金縷新聲》，瑞卿《詩酒餘音》，至於羣玉叢珠，哀集諸公所作，編次有倫。」認為「羣玉」指的是《樂府羣玉》，所以這部書是元人胡存善所輯。不過這種看法未必可信。因為《錄鬼簿》這段話，寫得不够清楚。如果認為這是說胡存善編過《樂府羣玉》和《樂府叢珠》兩部書，是有些勉強的。而且根據天一閣本《錄鬼簿》的吳仁卿條，知道他編有一部曲書名為《曲海叢珠》，這部書應該就是《叢珠》。這就更可以說明，因為《錄鬼簿》敘及胡存善條時，提到

「羣玉」，就在「羣玉」之上加「樂府」二字，遂把《樂府羣玉》的編者說成是胡存善，那是很不可靠的。我看還是把它視為無名氏編，較為妥當。

《樂府羣玉》專收小令，不收套數。匯集小令，先以每個作家為一個單位，再以牌調為單位，選輯他所作的小令。與《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之以宮調曲牌為單位，選集若干作家同一曲牌的曲子置于一處者有所不同。這部《樂府羣玉》選有劉時中、任則明、趙文寶等二十四家所作的小令共七百餘首。這七百餘首小令，約有一半左右是其他元、明曲書中所沒有的。所以這部書也保存着不少散曲史上的重要材料。

本書所收作品大都是些流連風物，酬答贈別之作。抨擊封建統治，反映民生疾苦之類的作品，在此很難找到。稍稍可取的還是一些咏史和歌頌祖國壯麗河山的作品，於中略微寄托作者的故國哀思和身世之感，但寫得十分含蓄。另外集中還有不少描寫歸隱生活和田園佳趣的小令，它使我們看到了當時知識分子苦悶彷徨的精神面貌。至於集中有些題詠女人的指甲、眉毛、笑靨之類的無聊文字，則表現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庸俗情趣。《樂府羣玉》中所收小令一般多屬清麗一派。用詞典雅，格調婉約。語言上能繼承前代優秀詩詞的藝術成就，且吸收了當時的生動口語，形成一種「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獨特風格。此外，書中所選王日華的《黃驛退狀》，用《慶東原》、《天香引》、《鳳引雛》、《凌波仙》共十六首小令，記風月所審問蘇卿、馮魁、雙

漸、黃肇、蘇媽媽的問答之詞，既不同于連續用重頭小令詠一個故事，也不同于套數和雜劇。這是在元人散曲中僅有的一種表現形式。

《樂府羣玉》這部書，以往流布得比較少。明朝郭勛編選卷帙最富的曲總集《雍熙樂府》，清朝李玉編訂有名的北曲譜《北詞廣正譜》都引用過許多元朝曲書，可是都不曾引用到《樂府羣玉》。藏書家的書目中，著錄這部書的也很少。可見從明代以來，這部書已經很罕見。只有明無名氏編選的《樂府羣珠》中，還保存着不少選自《樂府羣玉》的曲子。《樂府羣玉》的現存本已經殘缺不全。這是因爲：一、《樂府羣珠》中所選的曲子，凡見于一般選本者，有的在該書的書眉上寫一簡稱：如選自《陽春白雪》者，注一「陽」字，選自《太平樂府》者，注一「太」字，選自《誠齋樂府》者，注一「誠」字，選自《筆花集》者，注一「筆」字之類；而選自《樂府羣玉》注「玉」字之詞，有許多是現存原抄本《樂府羣玉》所沒有的，如盧疏齋、鮮于必仁的曲子即是。這就足以說明鈔本《樂府羣玉》是個殘本。二、只就現存《樂府羣玉》的編次來看，書名是《類聚名賢樂府羣玉》，所選的作家只有二十四位，這固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對這入選的二十四位作家，有的只選他一、二首曲子。如《馬致遠樂府》只有一首，《張子堅樂府》也僅有一首，《鄭德輝樂府》只有二首，《貫酸齋樂府》只有三首，而對元代偉大的曲家關漢卿、白樸等人，竟不留一席地位。這是不是原書的面目，殊爲可疑。當然，編選本書的人，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標準與嗜好，他完全可以這樣選，

不能因此就斷定這是一個殘本。但是既有前一條理由，已是鐵證如山，足以說明《羣玉》之不全了。

最近幾十年，幸而海鹽朱氏所藏的《樂府羣珠》出現，可補《樂府羣玉》的一部分殘缺。然而遺憾的是，《樂府羣珠》這部書，也並不完整。《樂府羣珠》是以牌調聚曲，開首是《喜春來》、《上小樓》等，但對於一般作者常用的牌調如《水仙子》、《一半兒》、《滿庭芳》、《醉高歌》、《醉春風》、《寒兒令》、《塞鴻秋》、《梧葉兒》、《天淨沙》、《小桃紅》、《凭欄人》、《清江引》等調，皆未收入。可見這部《樂府羣珠》恐怕也有殘缺。如果《羣珠》所收的牌調多一些，說不定還可以多補《羣玉》之殘缺。只就現存的《羣珠》來說，已經可補《羣玉》八十八首小令。就現存的《羣玉》來說，不僅有殘缺，而且還有自亂體例之處。例如，既然卷三有《周仲彬樂府》，那麼周仲彬的作品，自應聚于這個人的名下。而實際上周仲彬的《折桂令》三首，在卷四《貫酸齋樂府》之後；《水仙子》三首，在卷四《王仲元樂府》之中；《寒兒令》十首，在卷四《吳克齋樂府》之後。《朝天子》原在卷四《寒兒令》之後，惟其間又有徐甜齋《朝天子》一首，《小桃紅》五首，原在卷四《丘士元樂府》之前。編得相當混亂。

我所見到的《樂府羣玉》的本子，共有三種：一、《散曲叢刊》本，任中敏先生編校。一九三四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這個本子是現在一般可見的本子。二、吳梅校本，現藏北京圖書館特藏

室。這部書是根據天一閣所藏的原鈔本過錄，又以朱筆做了校勘；但是也許非出于吳梅之手，也許此書還沒有校完。例如卷一《劉時中樂府》的《水仙操》，把風流呵、受用呵、快活呵、清絕呵的「呵」，都用朱筆校改為「煞」。把「睡起」用朱筆改為「夢覺」。這都是根據《陽春白雪》改的。把卷二《王日華樂府》的曲牌《天香引》改為《折桂令》，把《鳳引雛》改為《殿前歡》，使讀者看了好像這過錄本有譌字，而是吳梅根據原鈔本把它用朱筆改正了。同時如果再看看任中敏先生的《散曲叢刊》本，就更使人如墜五里霧中。任先生的本子，應與吳梅校本同出于一個本子，為什麼有這樣的「不同」？為什麼吳梅的新過錄本的原鈔又與任本相同呢？吳先生是根據哪一個本子的《樂府羣玉》校的呢？難道真有一個本子《天香引》作《折桂令》、《殿前歡》作《鳳引雛》嗎？三、鄭振鐸所藏心井齋的鈔本。這個本子看來為書手所鈔，比較工整。有羅振玉的題辭，說是甲寅年（一九一四年）天一閣藏書散出時，羅氏因為好讀曲，不惜典質，出重資購得原本的。心井齋鈔本，應為當時過錄的副本了。羅振玉對於天一閣原鈔本是殘本，當時還不知道。所以他對於卷五的《張小山樂府》之末有王舉之的九首曲子，就認為這些曲子不見于明人李開先所輯的《張小山小令》，大惑不解。其實根據《樂府羣珠》，知道這些曲子為王舉之作，根本不是張小山作的。原鈔本《樂府羣玉》有脫頁，其中有一頁應有《王舉之樂府》五字。《散曲叢刊》本刊於羅本之後，任中敏先生已為補正了。不過羅本與原鈔本最為接近。今天原鈔本已不知落於何人之

手，心井釐鈔本也就可貴了。

這次我即以心井釐鈔本作底本，參以吳梅的校本，又用多種元、明散曲選本加以校勘整理。現將整理情況說明如下：一、任中敏先生對《樂府羣玉》做了一番整理校勘工作，花費了不少精力。他把每一個曲家的作品彙集在一處，糾正了原書的混亂體例。本書各曲家作品的次第，一般依照任本。他還根據《張小山小令》、《張小南北曲聯樂府》等書校正了原鈔本的一些譌字、脫文。對此，我也都採用了。但是心本與任本之間尚有一些不屬上述範圍的異文，我則一般以心本為準。二、對吳梅的校字，我只擇其可用者用之；他據譜臆補的字，一般我也採用了。三、本書標點主要依據曲律，但也適當照顧上下文意，故對同一曲牌作品的標點有時不完全相同。四、本書校記引及書名一律用簡稱。

將來有一天如果有原刊本《樂府羣玉》或另一種較完備的鈔本《樂府羣玉》出現，那麼我這個校本當然應當重行校勘、增補。我希望能有那麼一天。

類聚名賢樂府羣玉目錄

卷一

劉時中樂府	五十一首	一
任則明樂府	五十九首	一六
趙文寶樂府	二十九首	三四
曹明善樂府	十八首	四三

卷二

喬夢符樂府	一百三十七首	四九
李致遠樂府	二十六首	九二
王日華樂府	十六首	一〇〇

卷三

陳德和樂府	十首	一〇六
徐甜齋樂府	六首	一〇八
錢子雲樂府	四首	一一〇
馬致遠樂府	一首	一一一
周仲彬樂府	四十三首	一一二
張子堅樂府	一首	一一三
鄭德輝樂府	二首	一一三
鍾醜齋樂府	二十首	一一三

卷四

貫酸齋樂府	三首	二七
王仲元樂府	二十一首	二八
吳克齋樂府	七首	三三
丘士元樂府	八首	三五
盧疎齋樂府	五十二首(全據樂府羣珠輯補)	三八
鮮于必仁樂府	十三首(全據樂府羣珠輯補)	一五四

卷五

張小山樂府一百六十三首(內據樂府羣珠輯補)

補九首).....一五九

王舉之樂府二十一首(內據樂府羣珠輯補十

二首).....二〇九

高敬臣樂府四首.....二六

以上共五卷,作者二十四家(內據樂府羣珠輯補者三家)曲共七百一十五首(內據樂府羣珠輯補者八十八首)

附錄

一、《類聚名賢樂府羣玉》題辭

(羅振玉).....三八

二、曲牌索引.....三〇

類聚名賢樂府羣玉卷之一

劉時中樂府

水仙操 并引①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玉局翁詩也。填詞者竊其意，演作世所傳唱水仙子四首，仍以「西施」二字爲斷章，盛行歌樓樂肆間，每恨②其不能佳也。且意西湖西子，有秦無人之感。崧麓有樵者，聞而是之。卽以春夏秋冬賦四章，命之曰「西湖四時漁歌」。其約：首句韻以「兒」字，「時」字爲之次，「西施」二字爲句絕，然後一洗而空之。邀同賦，謹如約。

湖山堂③下鬧竿兒，爛熳④韶華三月時，朝⑤來風雨催春事。把鶯花攬斷死，映蘇堤紅綠⑥參差。淺絳雪絨桃萼，嫩黃金搓柳絲，風流呵鬪草的⑦西施。

①陽春白雪亦選此四首，但有曲無引。曲前注「和前四段」，謂和盧疎齋之「西湖四段」也。

②「每恨」

鈔本原作「每悔」，茲從任中敏校本。

⑤陽春白雪「堂」作「亭」。

⑥陽春白雪「慢」作「醉」。

⑦陽春白雪「朝」作「曉」。

⑧陽春白雪「綠」作「翠」。

⑨陽春白雪四首末句皆無「的」字。

蝦鬚簾捲水亭兒，玉枕桃笙睡起時，荷香勾引薰①風至。掬清漣②雪藕絲，嫩涼生璧月瓊枝③。鸞刀切銀絲脰，蟻香浮碧玉卮，受用呵避暑的西施。

①陽春白雪「薰」作「清」。

②陽春白雪「清漣」作「青蓮」。

③陽春白雪「璧月瓊枝」作「碧月瓊芝」。

西風逗④入耍窗兒，一扇新涼暑退時，白蘋紅蓼多情思。寫秋光無限詩，占平湖樹抹⑤胭脂。雲擁扇⑥青搖柄，粟⑦飄香金綴⑧枝，快活呵翫月的西施。

①陽春白雪「逗」作「吹」。

②陽春白雪「樹抹」作「一抹」。

③陽春白雪「雲擁扇」作「荷缺翠」。

④陽春白雪「粟」作「桂」。

⑤陽春白雪「綴」作「墜」。

梅花初試膽瓶兒，正是逋郎得句時，同①雲把斷山中寺。軟香②塵不到此，怯清寒林下風姿③。侵素體添肌粟，妬雲鬢老鬢絲，清絕④呵賞雪的西施。

①陽春白雪「同」作「形」。

②陽春白雪「香」作「紅」。

③陽春白雪「怯清寒」句作「玉模糊老樹參差」。

④陽春白雪「絕」作「淨」。

寓意武昌元貞 ①

楚天空闊楚山長②，一度懷人一斷腸，此心不在③肩輿上。汧東風過武昌，替人愁
烟景微茫。竹帶雨湘妃淚，樹間④禽蜀帝王，無限思量。

①陽春白雪此首屬阿魯威，無題目。

②陽春白雪「楚山長」作「楚天長」。

③陽春白雪「不在」作

「只在」。

④陽春白雪「樹間」作「樹中」。

人言不向武昌居，我欲年來食賤魚，那堪鸚鵡洲邊住。錦鴛鴦爲伴侶，是烟波江上
漁夫。得一舸鷗夷去，載苧羅山下女，便改姓陶朱。

武昌官柳正青青，只與行人管送迎，等閑攀折渾無定。舞東風過此生，奈柔條繫絆
人情。愛眉黛烟中翠，憶纖腰掌上輕，恨滿郵亭。

貞元舊曲日停歌，只恐青衫淚更多，等閑又見菱花破。玲瓏奈爾何？較些兒病了維
摩。愁暗逐西飛翼，恨長隨東逝波，著甚消磨。

爲平章南谷公壽福樓賦

朱簾畫棟倚穹蒼，帶礪河山接四王。那堪輩輩爲丞相，是皇家眞棟梁。看靈椿丹桂齊芳。壽域年年固，福源日日長，永坐都堂。

樓名壽福壓錢塘，中有高居異姓王。朝朝北闕頻瞻望，啓丹誠一瓣香。對西山遙祝吾皇：願基業隆三代，更烟塵淨四方，壽福無疆。

朱樓迢遞接長空，家世于今誰比隆。陰功雖是前王種，嗣聲華正在公。更門闌喜色重重。男已兆承家鳳，女欣逢擇壻龍，壽福無窮。

折桂令

農

想田家作苦區區，有斗酒豚蹄，暢飲歌呼。瓦鉢瓷甌，村簫社鼓，落得粧愚。吾將種牽衣自舞，婦秦人擊缶相娛。兒女供廚，僕妾扶輿。無是無非，不樂何如？

漁

鰕魚肥流水桃花，山雨溪風，漠漠平沙。簞笠蓑衣，筆牀茶竈，小作音佐生涯。樵青採芳洲蓼牙，漁童薪[○]別浦蒹葭。小小漁艇，泛宅浮家。一舸鴟夷，萬頃烟霞。

[○]「薪」原作「新」，此從樂府羣珠，吳梅校改爲「折」。

樵

正山寒黃獨無苗，聽斤斧丁丁音爭，空谷瀟瀟。有澗底荆薪，淮南叢桂，吾意[○]堪樵。赤脚婢香粳旋搗，長鬚奴野菜時挑。雲暗山腰，水涵溪橋。日暮歸來，酒滿山瓢。

[○]樂府羣珠「吾意」作「儂意」。

牧[○]

被野猿山鳥相留，藥解延年，草解忘憂。土木形骸，煙霞活計，麋鹿交游。悶來訪箕山許由，閑時尋崧頂丹丘。莫莫休休，蕩蕩悠悠。挈子攜妻，充隱南州。

○樂府羣珠題作「隱」。

疎齋同賦木犀

似娟娟日暮娥皇，翠袖天寒，靜倚修簷。悵望夫君，低回掩抑，淡盡啼粧。貼體衫兒淡黃，掩胸訶子金裝。高潔幽芳，一片秋光，滿地清香。

同文子方飲南城卽事

鎖烟霞曲徑縈回，夢不到人間，舞榭歌臺。鉛鼎丹砂，玄霜玉杵，鍾乳金釵。記畫燭清樽夜來，映梨花淡月閑齋。翠壁丹崖，流水桃源，古木天台。

送王叔能赴湘南廉使

正黃塵赤日長途，便雷奮天池，教雨隨車。把世外炎氛，人間熱惱，一洗無餘。展洙泗千年畫圖，納瀟湘一道冰壺。報政何如，風動三湘，霜滿重湖。喜瀟湘一派澄清，覺松柏堅貞，蘭蕙芳馨。田里歌謠，官曹整暇，牒訴輕平。快野寺

尋春酒醒，喜郵亭問俗詩成。傳語湘靈，又只恐東風，吹上瑤京。

閑居自適

餉春晴小小籃輿，聊喚茅柴，試買溪魚。村北村南，山花山鳥，儘意相娛。與農父忘形爾汝，醉歸來不記誰扶。早賦歸歟，却恨紅塵，不到吾廬。

張肖齋總管席間

小亭軒客散留髡，添酒回燈，草草盤飧。問甚花落花開，春來春去，覆雨翻雲。莫孤負田家瓦盆，且留連茅舍窪尊。選甚清渾，論甚朝昏。攤掉會閑裏光陰，醉裏乾坤。

再過村肆酒家

鞦韆雙丫十八鬟兒，春日當爐，嫋嫋腰肢。徙倚心招，依稀眉語，記得前時。探錦囊都無酒貲，恨郵亭不售新詩。可惜胭脂，轉首空枝。千里關山，一段相思。